

藏语康方言称多话的示证范畴*

才吉文毛

[提要] 本文讨论青海玉树藏语康方言称多话的句末助动词所表达的自我、陈实、视觉感知、非视觉感知、感知推测、逻辑推测等示证范畴,同时讨论示证范畴与动词的语义关系及动词时体范畴的句法关系和语义特征。

[关键词] 藏语 康方言称多话 助动词 示证范畴

一 引言

玉树藏族自治州下辖称多、玉树、杂多、囊谦、曲麻莱、治多6县,地处青海省西南部,北接果洛藏族自治州,东邻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西南与西藏自治区昌都市、那曲县交界。玉树藏族自治州藏族使用的藏语属康方言,长期以来藏语康方言的调查研究十分薄弱,对玉树藏族自治州藏语进行调查研究的学者也很有限。Causemann(1989)对藏语康方言囊谦话的语音和语法做过一些研究。黄布凡等(1994)对藏语康方言杂多话的音韵特点做过一些分析,认为杂多话保留着清浊辅音的对立、复辅音、辅音韵尾,有声调和复元音,是藏语的一种中介方言。昂色拉加(2018)指出藏语康方言称多拉布话的多数前置辅音、辅音韵尾已消失,仅保留喉塞音韵尾。格桑居冕、格桑央京(2002)把玉树藏族自治州称多、杂多、曲麻莱、治多的藏语归为牧区次方言,把玉树、囊谦的藏语归为北路次方言。根据当地藏族的语感,普遍认为玉树、称多的藏语接近,曲麻莱、治多的藏语接近,杂多、囊谦的藏语接近;若再往外延伸,杂多、囊谦与西藏丁青的藏语相近,玉树、称多与四川石渠的藏语相近。可见,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的藏语康方言有土语的差别,其语音、词汇、语法尚需进一步调查研究。本文在田野调查和笔者内省语料的基础上,以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称多县称文镇^①的藏语(以下简称“称多话”)为研究对象,探讨藏语康方言称多话的示证范畴。

二 称多话的助动词

(一) 存在类动词

传统藏语语法普遍把藏文的系动词 yin^②、yod 和存在动词 red、vdug、yod red 看作是自

* 本文的研究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基于《世界语言结构地图集》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类型研究(17ZDA310)”的资助,并得到导师李云兵研究员的悉心指导和修改,曾在“中国民族语言学会描写语言学专业委员会2019年年会”(湖南·常德2019.7.12-13)宣读。评审专家给与宝贵意见。此一并谢忱。

^① 称文镇为称多县政府所在地,城镇居民人口8千人(2019),藏族占城镇居民人口的89.5%。

^② 藏文转写采用威利转写方案(Wylie transliteration),其中,藏文符号“`”转写为v。

我和非自我，即把系动词和存在动词看成两类。黄成龙（2014）认为古藏文和一些现代藏语方言的系动词 yin、red 和表存在、处所、领有的动词 yod、vdug、yod red 与藏缅语族其他语言的存在类动词的结构特征相同，可以看作存在类动词。我们认为，“存在类动词”是上位概念，“系动词”“存在动词”是并列的下位概念，即存在动词包含系动词和存在动词。

称多话的系动词为 $j\ddot{e}^{22}$ 、 re^{24} ，存在动词为 wo^{24} 、 ηgu^{53} 、 $wore^{24①}$ ，其中，系动词与藏语书面语一致。存在动词 wo^{24} ，仁增旺姆（2012）认为源于藏文正字 vod pa，是古语词的遗留，但在现代藏语书面语里未见作存在动词用。其实，有关文献显示，在西藏阿里地区的卫藏方言、青海玉树的康方言、夏尔巴藏语里仍用作存在动词，其读音为 we^{24}/wo^{24} （瞿霭堂 1992；瞿霭堂、谭克让 1983）；存在动词 ηgu^{53} ，源于藏文正字 vgi，现代藏语书面语为 vdug，但不作存在动词用，只作持续体标记。称多话的 ηgu^{53} 与现代藏语书面语 vdug 对应，但只作存在动词用，不作持续体标记。称多话存在类动词的用法及示证义，以“学生”为例说明如下表：

表1 称多话存在类动词的用法及示证义

存在类动词	例句	句义	示证义
系动词	a: $\downarrow oma^{53}j\ddot{e}^{22}$ b: $\downarrow oma^{53}m\ddot{e}^{24②}$ 学生 COPEGO ^③ 学生 COPEGO.NEG	a: 是学生 b: 不是学生	自我
系动词	a: $\downarrow oma^{53}re^{24}$ b: $\downarrow oma^{53}mai^{231}$ 学生 COP.FAC 学生 COPEGO.NEG	a: 是学生 b: 不是学生	陈实
存在动词	a: $\downarrow oma^{53}wo^{24}$ b: $\downarrow oma^{53}me^{24}$ 学生 SUB.EGO 学生 SUB.EGO.NEG	a: 有学生 b: 没有学生	自我
存在动词	a: $\downarrow oma^{53}\eta gu^{53}$ b: $\downarrow oma^{53}mu^{0}\eta gu^{24}$ 学生 SUB.V-SEN 学生 NEG-SUB.V-SEN	a: 有学生 b: 没有学生	感知
存在动词	a: $\downarrow oma^{53}wo^{24}re^{24}$ b: $\downarrow oma^{53}wo^{24}mai^{24}$ 学生 SUB.FAC 学生 SUB.FAC.NEG	a: 有学生 b: 没有学生	陈实

（二）存在类动词语法化而来的助动词

瞿霭堂（1985）指出藏语动词屈折形态的简化影响形态成分的功能表达，于是产生了动词的后置表达系统。格桑居冕、格桑央京（2002）认为这类动词后置的助动词，由实词虚化

① 称多话有声调，但是一些语素黏合时，前一语素的声调失却，故不标调，两个语素无间隙。下同。

② $m\ddot{e}^{24}$ 是 ma^0 和 $j\ddot{e}^{22}$ 的合音形式， mai^{231} 是否定前缀 ma^0 -加系动词 re^{24} 构成的 ma^0re^{24} 的合并形式。

③ 标注符号：1(first person 第一人称)，2(second person 第二人称)，ABL(ablative 从格)，ABS(absolutive 通格)，AUX(auxiliary verb 助动词)，CAU(causative verb 致使动词)，COJ(conjunctive 连接词)，COP(copula 系动词)，DAT(dative 与格)，DEM(demonstrative 指示词)，DEF(definite 有定)，EGO(egophoric 自我)，ERG(ergative 施事格)，FAC(factual 陈实)，FUT(future 将来时)，GEN(genitive 属格)，IMP(imperative 命令)，INDEF(indefinite 无定)，INF(inferential 推测)，LOG.INF(logical inferential 逻辑推测)，INT(intention 意愿)，INTR(intransitive 自动词)，IPF(imperfective 非完成体)，FEM(feminine 阴性)，NEG(negation 否定)，NMLZ(nominalizer 名物化)，PF(perfective 完成体)，NV-SEN(nonvisual sensorial 非视觉感知)，PL(plural 复数)，PROG(progressive 持续体)，SEN(sensorial 感知)，SEN.INF(sensorial inferential 感知推测)，SUB(substantive verb 存在动词)，SG(singular 单数)，TR(transitive verb 他动词)，TRA(transitivity 及物性)，V-SEN(visual sensorial 视觉感知)，等号(=)表附着语素分界线，连接号(-)表黏着词素分界线，圆点(.)表多重语法范畴间隔，星号(*)表示不符合语法。

而来，具有语法意义而无词汇意义。

称多话的存在类动词既可以作实义语素 (lexical morpheme) 充当句法结构的谓语核心，能带名词 (N, noun) 或名词性短语 (NP, nominal phrase) 充当的宾语 (如表 2 类 I 所示)，也可以语法化为虚语素 (empty morpheme) 附着在动词 (V, verb) 或动词短语 (VP, verb phrase) 之后表达一定的语法意义和语法范畴。这种由存在类动词语法化而来的虚语素，就是瞿霭堂 (1985) 所说的“动词的后置表达系统”和格桑居冕、格桑央京 (2002) 所说的“动词后置的助动词”，我们称之为“助动词”，其句法位置固定于动词或动词短语之后。称多话的系动词 $re\text{?}^{24}$ 和存在动词 $wo\text{?}^{24}$ 、 ηguu^{53} 、 $wo\text{?}re\text{?}^{24}$ 可以后附于动词或动词短语语法化为助动词，但在句法结构和语义结构中，要受动词的非完成体和完成体的限制。例如，助动词 $re\text{?}^{24}$ 只附着于动词的非完成体， $wo\text{?}^{24}$ 、 ηguu^{53} 、 $wo\text{?}re\text{?}^{24}$ 只附着于动词的完成体，助动词 $j\ddot{e}^{22}$ 既不能附着于动词的非完成体，也不能后附于动词的完成体 (如表 2 类 II 所示)。又如，助动词 $j\ddot{e}^{22}$ 、 $re\text{?}^{24}$ 可以与名物化词缀前缀 le^0 -派生出助动词 $lej\ddot{e}^{22}$ 、 $lere\text{?}^{24}$ ，它们既能附着于动词的非完成体，也能后附于动词的完成体，后附于完成体时，表示完成，后附于非完成体时，表示意愿；但是，助动词 $wo\text{?}^{24}$ 、 ηguu^{53} 、 $wo\text{?}re\text{?}^{24}$ 不具有这样的功能 (如表 2 类 III 所示)。

表 2 存在类动词与动词的搭配形式

类 I: N/NP+存在类动词	类 II: V/VP+助动词	类 III: V/VP+助动词
N/NP NP+ $j\ddot{e}^{22}$	VP+ $j\ddot{e}^{22*}$	VP.PF/IPF+ $lej\ddot{e}^{22}$
N/NP NP+ $re\text{?}^{24}$	VP.IPF+ $re\text{?}^{24}$	VP.PF/IPF+ $lere\text{?}^{24}$
N/NP NP+ $wo\text{?}^{24}$	VP.PF+ $wo\text{?}^{24}$	VP.IPF+ $wo\text{?}^{24*}$
N/NP NP+ ηguu^{53}	VP.PF+ ηguu^{53}	VP.IPF+ ηguu^{53*}
N/NP NP+ $wo\text{?}re\text{?}^{24}$	VP.PF+ $wo\text{?}re\text{?}^{24}$	VP.IPF+ $wo\text{?}re\text{?}^{24*}$

从上表可以看出，尽管同形、同音，但是，作为存在类动词的系动词、存在动词必须带名词或名词性短语宾语，而作为助动词是系动词、存在动词语法化的结果，只能后附于动词或动词短语，同时，作为助动词，其表达的功能意义与词汇语义之间有对应关系。

根据存在类动词分类的不同及其语法化后语法功能的差异，称多话不同类别的动词与不同类别的助动词所表达的语法范畴之间有依附关系，在动词或动词短语结构中，助动词成分可出现多个相连语素的连续统并融合多种语法类型的标记来引导多重的功能意义，不过，助动词连续统的构成要受语义的制约，如， $lej\ddot{e}^{22}$ 和 $wo\text{?}^{24}$ 只能与具有示证意义的助动词 $t\text{?}o\text{?}^{24}$ 、 $nduu\text{?}^{24}$ 、 $zei\text{?}^{231}$ 、 thi^{53} 构成助动词连续统，表达特定的示证范畴。

(三) 实义动词语法化而来的助动词

称多话还有一类助动词，如 $t\text{?}o\text{?}^{24}$ 、 $nduu\text{?}^{24}$ 、 $zei\text{?}^{231}$ 、 thi^{53} ，它们是由相关的实义动词语法化来的，其句法功能也只能后附于动词或动词短语，能与由存在类动词语法化来的助动词连用，表达相关的示证意义和示证范畴。这类表示“示证”的助动词可称之为“示证助动词”。

助动词 $t\text{?}o\text{?}^{24}$ ，由实义的自主动词语法化而来，藏文正字为 *grag* “出声，开腔，发出声响”，非自主动词为 *grag pa*。*grag* 在现代藏语书面语中可构成名词，如，*vbrug brag* “龙+发声>打雷”、*snyan brag* “耳朵 (敬语)+响>名气”。除称多话外，藏语康方言德格话 (格桑居冕、格桑央京 2002; 王诗文 2013)、卫藏方言阿里话 (瞿霭堂、谭克让 1983) 及印度拉达

克藏语 (Spiti-Khunu-Garzha) (Tournadre & LaPolla 2014) 等也使用 $\text{grag}[\text{fio}^{24}]$ 。拉达克藏语的 grag 能直接充当谓语, 如, mi grag (人一感知: 听到声音认为这里有什么人), dud pa grag (烟一感知: 闻到了烟味之后说有人抽烟), 以 N/NP+grag 结构呈现, 具有非视觉传递信息的示证意义, 用于传递对信息的非视觉感官感知 (Tournadre & LaPolla 2014), 与藏语书面语的 N+grag 结构相同且语法化为示证意义。藏语康方言称多话的 fio^{24} 不能充当谓语, 作谓语时须变读为 qo^{24} “播放”, 如, $\text{kegã}^{53}\text{qo}^{24}$ “录音机.ABS 播放”, 这说明称多话的 fio^{24} 已经由动词语法化为表示正意义的助动词。

助动词 ndu^{24} , 由实义动词 ndu^{24} “坐, 住” 语法化而来, 藏文正字为 vdug “坐, 住”, 与助动词 wo^{24} 连用表自我范畴兼表持续体。

助动词 thi^{53} , 由实义趋向动词语法化而来, 藏文正字为 thal “去, 往”, 表示动作的完成是说话人亲见。邵明园 (2016) 认为 thal 在 7~10 世纪的古藏文中只以趋向动词 “去, 往” 的形式存在, 中古藏语早期扩展为表示属性和动作的成分, 其语义和功能虚化, 在藏语阿柔话中具有表示完成兼亲知示证的功能。称多话的助动词 thi^{53} 为视觉传递示证兼完成体标记。

助动词 zei^{231} , 由实词语法化而来, 但有不同的观点, Sun (1993) 认为安多藏语的 zuug 与不定冠词 zuug 同音且为同一语素, 词源为数词 “一”, 是由指称的不定性到示证非亲见性的语法化。邵明园 (2014) 认为 zuug 是 gzugs “放置, 建立” (未然体) 的语法化。我们认为称多话的 zei^{231} 也与不定冠词 zei^{231} 同音, 但词源应是表示 “样态” “姿态” 的 gzugs “看见” (敬语), 由实义动词语法化为表示通过视觉信息途径进行推测的感知示证。

此外, 称多话的助动词还有 ju^{53} 、 jo^{231} 和 chu^{53} , 与表示有关示证义的助动词连用, 但是没有示证义功能, 只有体标记功能。其中, 助动词 ju^{53} 由藏文正字实义动词 bzhas “放” 语法化而来, 与存在类助动词连用表动作行为结果持续的状态。助动词 jo^{231} 是 ju^{53} 的变体, 表示及物性, 有致使功能。助动词 chu^{53} , 其来源目前尚不清楚, 后置于助动词 ndu^{24} 表示动作行为 “正在进行”, 作进行体标记。这类表示 “体” 的助动词属 “动态助动词”。

三 称多话的示证范畴

示证范畴是表达信息来源的语法范畴, Aikhenvald (2004) 通过 500 多种语言材料对示证范畴的语法意义和语法地位做了系统的论述, 其中涉及拉萨藏语、安多藏语、夏尔巴藏语、拉达克藏语的相关示证问题。此后, 藏语示证范畴作为独立的语法范畴也愈益受到学界的关注。示证意义的实现涉及时体范畴和动词的融合度问题, 语义层面所蕴含的语法范畴化问题也是学界热议的焦点。如, 示证范畴与自我范畴 (egophoric)、新异范畴 (mirativity)^① 的关系问题。近年来, 有关示证范畴的研究已经获得新的进展, 例如, Tournadre & LaPolla (2014) 对藏缅语族的示证意义作了全面的分析, 提出示证范畴是通过说话人的视角 (perspective) 和策略 (strategy) 来表达信息来源 (source) 和信息的传递 (access) 的语法范畴; Gawne & Hill (2017) 出版了研究藏语示证范畴的论文集; Oisel (2017) 以 Tournadre & LaPolla (2014) 提出的 8 类示证为背景, 总结了符合藏语拉萨话的 5 类核心示证: 自我、感知 (sensorial)、

^① egophoric, 江荻 (2005)、邵明园 (2014) 译为 “自我中心范畴”, 邵明园 (2016) 又译为 “向自我”; mirativity, 王健 (2013)、强星娜 (2017) 译为 “意外范畴”, 邵明园 (2014) 译为 “新异范畴”。

陈实 (factual)、推测 (inferential)、记忆 (mnemic), 并从获取信息的来源以及主观策略和说话人的观点等方面对藏语拉萨话的示证系统进行了审视; 铃木博之、四郎翁姆 (2018) 以藏语康方言四川省康定市塔公镇话为例, 以适用于所有助动词的 4 类核心示证: 自我、陈实、感知、推测为框架, 结合动词的类型和体、态作了考察; Suzuki et. al (2018) 认为藏语的示证系统中至少存在自我、陈实/泛言、感知 3 类示证。示证系统虽然在藏语各个方言中的呈现形式不同, 但示证意义大致相同, 然而只是从符合假设的数据去套用则会遗漏很多语义内涵, 因此, 我们通盘参考目前学界对藏语示证系统的不同分类, 结合称多话的实际来分析和探讨助动词表达的示证范畴。

下面主要考察称多话的示证系统, 重点对表 2 中的类 I、类 II、类 III 以及 $tʃɨbʔ^{24}$ 、 $nduʔ^{24}$ 、 $zeiʔ^{231}$ 、 thi^{53} 所表达的自我、陈实、感知 (视觉感知、非视觉感知)、推测 (感知推测、逻辑推测) 等示证范畴进行探讨, 同时讨论示证意义与动词的语义关系及动词时体范畴的句法关系和语义特征^①。

(一) 自我范畴

Tournadre & Konchok (2001) 从语用角度提出了自我范畴 (egophoric) 的概念, 而 Tournadre (2011) 提出的自我范畴指的是说话人自己感知 (self-awareness) 的信息以及说话人的个人意愿 (intention), 区别于其他感知或者推测信息的示证。如例句 (1) 所示。称多话由存在动词 $woʔ^{24}$ 语法化而来的助动词 $woʔ^{24}$ 后附于动词完成体, 表示动作行为的完成, 但没有时间进程上的完成体意义, 仅表示动作行为不久前完成并持续到现在。

(1) ηi^{22} $sfiawā^{53} sfiuʔ^{24} woʔ^{24}$. 我吃过饭了。

1. SGERG 饭.ABS 吃.PF SUB.EGO

此外, 动词完成体后附动态助动词 $\check{c}huʔ^{53}$ 、助动词, 具有表达自我范畴兼其他语法意义。尽管助动词不具有典型的示证功能, 其核心功能不是直接表达信息的来源, 而是表达体、意愿等的功能意义, 但是, 不能说助动词没有标记信息源的功能, 只能说助动词可以间接标记信息源。助动词的这种间接标记功能属示证范畴的次功能, 可称之为“类示证”, 例如, 系动词 $jē^{22}$ 附加名物化前缀 le^0 -派生的助动词 $lejē^{22}$ 的核心功能是表达完成体, 但间接标记了信息源为“个人意愿”的自我范畴。又如, 助动词 $woʔ^{24}$ 与助动词 $nduʔ^{24}$, 助动词 $woʔ^{24}$ 与助动词 $nduʔ^{24}$ 、动态助动词 $\check{c}huʔ^{53}$ 构成的助动词连续统的核心功能是表达持续体, 间接标记了信息源为“个人意愿”的自我范畴。

1. 完成体与自我范畴

$lejē^{22}$ 后附于存在动词和状态动词^②表示过去一段时间的状态, 如例句 (2), 后附于动词未完成体表示自我意愿, 如例句 (3), 后附于动词完成体表示动作行为过去完成, 同时兼表自我范畴, 如例句 (4)。可见, 不同动词或不同动词的体范畴后的 $lejē^{22}$ 的功能意义不同。

存在动词/系动词+ $lejē^{22}$:

(2) $tɕɔlbʔ^{22} tʃianō^{53} \eta jawe^{22} ala^{53} woʔ^{24} = lejē^{22} a^0$, $uʔzu^{24} muʔ^0 \eta gtu^{53}$.

行李 早上 刚刚 这里 SUB=EGO.PF CONJ 现在 NEG-SUB.V-SEN

^① 句末的语气助词 ba^{53} “推测”、 da^0 “惊讶”、 $\check{c}huʔ^{24}$ “命令”、 $\check{c}hu^{22}$ “劝诱”等不作为考察对象。

^② 状态动词是指能充当谓语的形容词。状态动词不能直接附加助动词 $lejē^{22}$, 只有与表持续体的助动词 $nduʔ^{24}$ 组合后才能附加 $lejē^{22}$, 如, $tche^{53}$ “大” + $nduʔ^{24} + lejē^{22}$ “那个时候还挺大”。

行李早上还在这里，现在没了。

动词未完成体+lej²²:

(3) ŋa²² ɕhũ²²nõ⁵³-lu⁰ dieŋ²⁴=lej²², khõ⁵³-tũ²²tɕu⁵³sɦeŋ²⁴guo²²mu⁰-ɕhi⁵³.

1.SG 家 里面-DAT 坐=EGO.IPF 2.SG-PL 什么 做 要 NEG-知道

我要待在家里，你们我就知道了。

动词完成体+lej²²:

(4) ŋi²²-yũ⁰ tɕolp²²ɕhũ²²nõ⁵³-lu⁰ khu⁵³sũ²²=lej²². 是我把行李带回了家。

1.SG.ERG-ERG 行李 家 里面-DAT 拿.PF 走=EGO.PF

2. 持续体与自我范畴

助动词wo²⁴与其他助动词构成的连续统表达体范畴和自我范畴，其中，ndu²⁴wo²⁴表示自我意义的静态持续体，ndu²⁴ɕhurwo²⁴表示自我意义的动态持续体；ndu²⁴附加ɕhur⁵³表示动作为自我范畴的进行体；ju²⁴wo²⁴表示自我范畴的行为结果的状态。例如：

(5) ŋi²² ɕɦaŋgo⁵³kɦĩ²⁴=ndu²⁴wo²⁴. 我戴着帽子。

1.SG.ERG 帽.ABS 戴.INTR=PRGO.EGO

(6) ŋi²² ɕɦaŋgo⁵³kɦĩ²⁴=ndu²⁴ɕhurwo²⁴. 我正在戴帽子。

1.SG.ERG 帽.ABS 戴.INTR=PRGO.EGO

(7) ŋi²² ŋetshu²²pɦurwo⁵³-lu⁰ɕɦaŋgo⁵³kɦĩ²⁴=ju²⁴wo²⁴. 我给我家女儿戴了帽子了。

1.SG.ERG 我家 女儿-DAT 帽.ABS 戴.TR.CAU=PRGO.EGO

在助动词连续统中，wo²⁴可替换为ŋgu⁵³、wore²⁴并分别表示感知示证、陈实示证。

(二) 陈实示证

Tournadre & LaPolla (2014)、Oisel (2017) 指出藏语拉萨话的 red、yod red、gi red、pa red 是陈实 (factual)，表示陈述一个特定或是共同的事实，而这一事实项不涉及信息的来源或获取信息的途径。铃木博之、四郎翁姆 (2018) 认为藏语康方言塔公话 red 的语义功能与拉萨话不同，red 在第一人称作主语的句子中没有强调事实的语义功能，red 的语义语法范畴为“泛言示证”^①。我们认为称多话的re²⁴与拉萨话的 red 语义相似，在非第一人称作主语的句子中出现时，表示说话人对特定或已知事实作出的陈述。例如：

(8) muo²³¹ ɦoma⁵³re²⁴. 她是学生。

3.SGFEM 学生 COP.FAC

(9) phondi⁵³khõmba²²tche⁵³-ja²⁴tɦi²²nõ²⁴-lu⁰ ɦoma⁵³wore²⁴.

那个 房间 大-比较级 DEF 里面-DAT 学生 SUB.FAC

那个房间大一点的那个里面有学生。

(10) muo²³¹ nuŋja⁵³tɦe⁵³wõ²²=re²⁴. 她明天会来。

3.SGFEM 明天 来 来=SUB.FAC

这种情况不涉及对事件作出肯定或否定，或者事件是否真实，以及信息来源的途径，语境不同，所表达的语义语法范畴有确信、属性、习惯等，其共性是通过已知事实做出陈述，

^① red、yod red、gi red、pa red 等为藏语书面语转写形式。藏语书面语 nga bod red “我是藏族”，藏语拉萨话意为“我就是藏族”，强调陈实真相，但藏语安多方言塔公话的re²⁴没有这个语义。目前所知，藏语大多数方言土语采用的是像拉萨话强调陈实真相的类型（与铃木博之私信）。

在第一人称作主语的句子中表示强调事实。

陈实示证标记 $lɛrɛʔ^{24}$ 具有推测和陈实的语义功能，后附于存在动词、系动词时，表示基于常理或当前事实做出的推测，例句见(11)(12)(13)。 $lɛrɛʔ^{24}$ 一般用于非第一人称作主语的句子，表示对过去完成的动作行为进行陈述，但也有出现于第一人称作主语的句子，如例句(14a)，动作行为者是说话人自己，只是发出动作行为时是无意识的，而事后进行推测时，动作行为可能是说话人自己所为，反之，如果说话人是有意识地发出动作行为，则用 $lɛjɛ^{22}$ 表示。在长篇语料中， $lɛrɛʔ^{24}$ 出现的频率较高，见例句(15)，而动作行为未完成时，表示对将要发生的动作行为进行陈实、劝诱，如例句(16)。

系动词、存在动词+ $lɛrɛʔ^{24}$:

- (11) $tʂɛ^{53}nɔʂɛʔ^{24}goʔ^{53} \quad shi^{53}ruʔ^{24}sfɛʔ^{24}=nduʔ^{24}khi^{22} \quad gokɔʔ^{24}jɛ^{22}=lɛrɛʔ^{24}$,
夜 半夜 门.ABS 开 帮忙 做=SEN NMLZ 门卫 COP.EGO=FAC
 $tʂɛ^{22}mɛ^{24} \quad suʔ^{53}jɛ^{22}wo^{53}$. 半夜帮忙开门的肯定是门卫，其他还能有谁。
DEF COP.NEG 谁 COP 来

- (12) $tɕhumɔ^{53}luʔ^{24} \quad ɕɛ^{24}=nduʔ^{24}ŋguʔ^{53} \quad a^0, \quad aba^{53}woʔ^{24}=lɛrɛʔ^{24}$.
家里 灯.ABS 开=PRGO.EGO.V-SEN CONJ 爸爸 SUB.EGO=LOG.INF
家里开着灯，应该是爸爸。

- (13) $sulɿ^{53}-luʔ^0ndɔ^{231}khi^{53}nuʔ^{22}ŋaʔ^{53}woʔ^{24}=lɛrɛʔ^{24}, tɕɛkhuʔ^{53}-luʔ^0deʔ^{24}khi^{53}nuʔ^{22}jɛ^{53}$
西宁-DAT 去 NMLZ 人 五 SUB=陈实 结古-DAT 待 NMLZ 人 两个
 $woʔ^{24}=lɛrɛʔ^{24}$.去西宁的有五个人，留在玉树的有两个人。
SUB=FAC

动词完成体+ $lɛrɛʔ$:

- (14a) $ŋi^{22}-yuʔ^0 \quad kaji^{53} \quad tɕɔʔ^{24}=jɔ^{231}lɛrɛʔ^{24}$. 我打碎了碗(可能)。
1.SGERG-ERG 碗.ABS 砸碎=TRA.FAC.INF
- (14b) $ŋi^{22}-yuʔ^0 \quad kaji^{53} \quad tɕɔʔ^{24}=jɔ^{231}lɛjɛ^{22}$. 我打碎了碗(故意)。
1.SGERG-ERG 碗.ABS 砸碎=TRA.PF.INT
- (15) $juʔ^{53} \quad tsɔma^{22}gɔ^{22} \quad tʂɛ^{22}bi \quad wa^{53}sã^{53}-yuʔ^0 \quad khu^{22}shuʔ^{53}=lɛrɛʔ^{24}$.
绿松石纯 一袋 DEF 青蛙 三只-ERG 拿 走=FAC
那袋纯绿松石被三只青蛙给拿走了(陈述)。

动词未完成体+ $lɛrɛʔ^{24}$:

- (16) $ɕhuʔ^{53}khi^{22}=lɛrɛʔ^{24}$. 水要开了。
水 开.INTR=FAC.FUT

(三) 感知示证

感知示证是通过感觉和感官获取信息的示证范畴，以说话人的内在感觉、视觉、嗅觉、味觉、触觉、听觉等来传递信息。Aikhenvald(2004)认为世界语言中，既有区分视觉和非视觉信息传递途径的语言，也有将视觉和非视觉合并编码的语言。邵明园(2014)认为藏语阿柔话、拉萨话没有视觉、非视觉信息传递的区分，统归为“亲知示证”。我们认为藏语称多话有视觉、非视觉信息传递的区分，非视觉信息传递的标记是 $tʂɔʔ^{24}$ ，视觉信息传递的标记是 $ŋguʔ^{53}$ 、 $nduʔ^{24}$ ，动词完成体兼视觉信息传递的标记是 thi^{53} 。

1. 非视觉信息传递标记 $tʂɔʔ^{24}$

助动词 tʃɪɔ^{24} 作为非视觉信息标记，具有非视觉传递信息的示证意义，用于传递对信息的非视觉感官途径：听觉、触觉、味觉、嗅觉或内因 (Tournadre & LaPolla 2014)。助动词 tʃɪɔ^{24} 语义功能的实现，与动词的类别有密切关系。与系动词、存在动词、动态动词结合时，表示听闻和传闻，如例句 (17) (18)；与状态动词结合时，表示听觉、嗅觉、味觉、触觉、内在感觉等非视觉信息传递途径，如例句 (19) (20)；与具有视觉认知意义的状态动词 rɛ^{53} “长”、 tɕhie^{53} “大” 等词结合时，表示触觉，如例句 (21)。

系动词/存在动词+ tʃɪɔ^{24} ：

- (17) $\text{phaka}^{53}\text{khōba}^{53}\text{nō}^{22}\text{-lu}^0\text{lu}^0\text{lu}^0\text{wo}^{24}=\text{tʃɪɔ}^{24}$.
 隔壁 房间 里面-DAT 猫 SUB.EGO=NV-SEN
 隔壁房间有猫 (听到猫叫声，表示听闻)。

动态动词+ tʃɪɔ^{24} ：

- (18) $\text{aba}^{53}\text{thō}^{53}\text{wō}^{53}=\text{tʃɪɔ}^{24}$.
 爸爸 来 来=NV-SEN
 爸爸要回来了 (听到爸爸的说话声音，表示传闻)。

状态动词+ tʃɪɔ^{24} ：

- (19) $\text{u}^0\text{ndi}^{53}\text{bfi}^{22}\text{tʃie}^{22}\text{tɕei}^{231}\text{ndzō}^{53}=\text{tʃɪɔ}^{24}$. 这个羊毛很绵 (摸着羊毛)。
 这个 羊毛 DEF 太 绵=NV-SEN
- (20) $\text{hu}^{22}\text{-yu}^0\text{uzu}^{22}\text{kɕtɕha}^{53}\text{tʃhōwo}^{53}\text{tɕu}^0\text{ɕfiɛ}^{24}\text{shō}^{53}$, $\text{du}^0\text{dɛdɛ}^{22}\text{du}^0=\text{tʃɪɔ}^{24}$.
 2.SG-ERG 刚刚 话 太 很 说 产生 伤心 倒是 伤心=NV-SEN
 刚刚被你说的那么惨，伤心是伤心……
- (21) $\text{u}^0\text{ndi}^{53}\text{ɕhīthu}^{53}\text{tɕhie}^{53}=\text{tʃɪɔ}^{24}$. 这个苹果大 (表示触觉)。
 这个 苹果 大=NV-SEN

2. 视觉信息传递标记 ŋgu^{53} 、 ndu^{24} 、 thi^{53}

ŋgu^{53} 是表示处所、存在、领有的存在动词，表示事物为说话人亲见，作助动词时，后附于动词完成体，表示动作行为的结果。星泉 (1997) 指出藏语拉萨话的存在动词 yod 、 yod red 表示说话人事先对信息已有了解，为已知信息，而 vdug 表示的是说话人直接感知到信息，为观知信息，但 Tournadre & LaPolla (2014) 认为 vdug 的核心功能是感官和内在感觉获取信息，只在一些语境中才有可能蕴含“新异范畴”。藏语称多话的 ŋgu^{53} 、 ndu^{24} 都是视觉示证标记，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 ŋgu^{53} 表示事物的存在，而 ndu^{24} 则表示事物存在状态的持续。例如：

- (22) $\text{lokhō}^{53}\text{nō}^{24}\text{-lu}^0\text{lo}^0\text{ma}^{53}(\text{mōbo}^{53})\text{ŋgu}^{53}$. 教室里有 (很多) 学生。
 教室 里面-DAT 学生 多 SUB.V-SEN
- (23) $\text{lokhō}^{53}\text{nō}^{24}\text{-lu}^0\text{lo}^0\text{ma}^{53}\text{mō}^{53}=\text{ndu}^{24}$. 教室里面学生很多。
 教室 里面-DAT 学生 多=V-SEN

助动词 ndu^{24} 后附于视觉认知意义的状态动词时，具有表达视觉信息传递的示证意义及持续体的语法功能，如， $\text{rɛ}^{53}=\text{ndu}^{24}$ “长=V-SEN”， $\text{jo}^{24}=\text{ndu}^{24}$ “好看=V-SEN”，亦见例句 (24)；与非视觉认知意义的状态动词组合时，不是表示视觉信息的传递，而是表示状态的持续，如， $\text{tʃo}^{24}=\text{ndu}^{24}$ “开心=NV-SEN”， $\text{tsha}^{53}=\text{ndu}^{24}$ “疼=NV-SEN” 等；后附于动词未完成体时，表示视觉信息传递，但也兼表习惯性的持续，如例句 (25)。因此，我们认为 ndu^{24} 的语义功能也受到动词类别的制约。在称多话的语料中，我们发现 ndu^{24} 还可以表示

动态或静态的持续体，如例(26a)(26b)，需要说明的是 $ndu\eta^{24}$ 比 $\{fio\eta^{24}$ 的时效性长。

(24) $phaka^{53}kfu^{22}\eta^{22}jobo^{53}g\tilde{b}^{53}ndu\eta^{24}khi^{22}pfituwo^{24}t\tilde{f}\epsilon^{22}j\tilde{o}\eta^{24}=ndu\eta^{24}$.

那边 衣服 绿色 穿 PROG NMLZ 女孩 DEF 漂亮=V-SEN

那边穿绿色衣服的那个女孩漂亮。

(25) $awa^{53}\eta^{22}a\tilde{d}\tilde{o}^{53}n\tilde{o}\eta^{231}m\tilde{e}n\tilde{o}^{24}t\tilde{s}\tilde{o}b\tilde{a}^{53}s\tilde{f}i\tilde{a}^{22}=ndu\eta^{24}$. 妈妈每天早上都要吃糌粑。

妈妈 早上 每天 糌粑 吃.IPFV=V-SEN

(26a) $\eta^{22}n\eta^{22}guo^{53}z\tilde{i}^{231}=ndu\eta^{24}$. 我头痛(这段时间一直疼)。

1.SG 头 疼=PROG

(26b) $\eta^{22}n\eta^{22}guo^{53}z\tilde{i}^{231}=\{fio\eta^{24}$. 我头痛(现在头疼)。

1.SG 头 疼=Nv-SEN

thi^{53} 为视觉传递兼完成体的标记，见例句(27)(28)。而例句(29)(30)则表达的是说话人目睹了状态的起始过程，表示动作行为现在完成， thi^{53} 是单纯的完成体和现在完成体的标记，同时也表示说话人通过视觉获取信息。

(27) $n\tilde{u}iwa^{53}=\gamma u^{0}t\tilde{f}iozu^{24}u\tilde{m}i^{24}s\tilde{f}iaw\tilde{a}^{53}s\tilde{f}i\tilde{u}^{53}=thi^{53}$. 尼玛刚刚在这里吃了饭。

尼玛=ERG 刚刚 DEF 饭.ABS 吃.PF=V-SEN.PF

(28) $j\tilde{i}g\epsilon^{53}hu^{22}uzu\eta^{22}\eta^{22}j\tilde{a}w\epsilon^{22}\eta^{22}g\tilde{b}^{53}no^{22}-lu^{0}du\eta^{53}=thi^{53}$.

书 2.SG 刚刚 才 箱子里面-DAT 装=V-SEN.PF

书你刚刚装进箱子里了(我看见你把书装进去)。

(29) $t\tilde{c}hu^{53}khi^{53}=thi^{53}$. 水开了(目睹了水开的状态)。

水.ABS 开=V-SEN.PF

(30) $n\tilde{o}^{53}m\tilde{b}f\tilde{a}i^{231}=thi^{53}$. 下雨了(突然下雨了)。

天 下=V-SEN.PF

(四) 推测示证

由不同的感知示证助动词附加前缀-sha⁵³构成的sha⁵³ηgu⁵³、sha⁵³{fio}η²⁴、sha⁵³wo?thi⁵³可以表达不同的推测方式，表示以感知到的事件来推测信息来源的不确定性、怀疑性、揣测性等推测示证。这种推测示证属感知推测，包括视觉感知推测和非视觉感知推测。例如：

(31) $n\tilde{a}^{53}m\tilde{b}f\tilde{a}i^{231}w\tilde{o}^{53}=sha^{53}-\eta gu^{53}$. 可能要下雨(望着天空)。

天 下 来=SEN.INF-V-SEN

(32) $n\tilde{u}iwa^{53}ala\eta^{24}th\tilde{e}^{53}=ndu\eta^{24}wo^{24}=sha^{53}-wo?thi^{53}$.

尼玛 DEF 到=PRGO.EGO=SEN.INF-V-SEN

尼玛应该是在这里(刚刚还在这里，应该没有离开)。

(33) $awa^{53}-\gamma u^{0}c\tilde{h}a^{53} s\tilde{f}i\tilde{u}^{24}=wo?^{24}sha^{53}-\{fio\eta^{24}$.

妈妈-ERG 肉.ABS 吃.PF=SUB SEN.INF-Nv-SEN

妈妈吃了肉了(从妈妈那边闻到肉味儿，能推测妈妈吃肉了)。

如果是基于切实看到的事件为切入点来做推测，或者以常理或习惯来推测信息来源，则要用示证助动词zei²³¹。用示证助动词zei²³¹所做出的推测，有明确的推测依据，主观确信度高。这种推测是通过视觉信息途径按切实事件或常理进行推测的，属逻辑推测。例如：

(34) $awa^{53}-\gamma u^{0}c\tilde{h}a^{53} s\tilde{f}i\tilde{u}^{24}=zei\eta^{231}$. 妈妈吃了肉(看到刀)。

妈妈-ERG 肉.ABS 吃.PF=LOC.INF

- (35) $l\text{b}\text{?}\text{z}\text{i}^{53}l\text{e}\text{m}\text{b}\text{a}^{53}-\text{y}\text{u}\text{r}^0\text{j}\text{a}\text{w}\text{e}^{22}\text{p}\text{a}\text{n}\text{d}\text{i}^{53}\text{s}\text{h}\text{u}^{53}=\text{z}\text{e}\text{i}\text{?}^{231}$. 看来是刚用湿毛巾擦过的板凳。
毛巾 湿-ERG 刚 板凳 擦=LOC.INF

四 结 论

称多话的助动词有两个来源，一个来源于存在类动词的语法化；另一个来源于实义动词的语法化。这两个来源的助动词，其句法位置固定且相同，都置于动核(V)或动核结构(VP)之后的句末位置，但其语法功能和语义功能有所不同，这与称多话体范畴、示证范畴的复杂性有关。尽管两种来源的助动词可以兼有体、示证的语法功能和体范畴、示证范畴的语义功能，但是它们的分工是明确的，一个助动词只兼有一种体、示证的语法功能和一种体范畴、示证范畴的语义功能。

本文结合前贤研究藏语不同方言土语示证范畴的成果，探讨了藏语康方言称多话的示证范畴，重点讨论了自我、陈实、感知、推测等示证意义和示证范畴，其中，自我范畴意义及其范畴的标记是系动词 $j\text{e}^{22}$ 、 $\text{w}\text{o}\text{?}^{24}$ ；陈实示证意义及其范畴的标记是系动词 $\text{r}\text{e}\text{?}^{24}$ 和存在动词 $\text{w}\text{o}\text{r}\text{e}\text{?}^{24}$ ；视觉信息传递感知示证意义及其范畴的标记是存在动词 $\text{n}\text{g}\text{u}\text{r}^{53}$ 和助动词 $\text{n}\text{d}\text{u}\text{r}\text{?}^{24}$ 、 $\text{t}\text{h}\text{i}^{53}$ ；非视觉信息传递感知示证意义及其范畴的标记是助动词 $\text{t}\text{f}\text{i}\text{p}\text{?}^{24}$ ；感知推测示证意义及其范畴的标记是助动词加前缀 $\text{s}\text{h}\text{a}^{53}$ 构成的 $\text{s}\text{h}\text{a}^{53}\text{n}\text{g}\text{u}\text{r}^{53}$ 、 $\text{s}\text{h}\text{a}^{53}\text{t}\text{f}\text{i}\text{p}\text{?}^{24}$ 、 $\text{s}\text{h}\text{a}^{53}\text{w}\text{o}\text{?}\text{t}\text{h}\text{i}^{53}$ ；逻辑推测示证意义及其范畴的标记是 $\text{z}\text{e}\text{i}\text{?}^{231}$ 。

称多话的不同助动词可以黏合连用，融合多个语法标记和多重功能意义，形成时体范畴与示证范畴交织的连续统，就这个连续统所反映的语法功能和语义功能而言，通常是单个助动词的语法功能和语义功能的叠加。所以，只要弄清楚每个形素成分的语法功能和语义功能，就能弄清楚复杂的时体范畴、示证范畴的关系。这对其他语言的研究是有方法论意义的。

参考文献

- [1] 昂色拉加. 2018.《藏语玉树话(拉布)音系概况》,《西藏研究》第1期.
- [2] 格桑居冕、格桑央京. 2002.《藏语方言概论》,北京:民族出版社.
- [3] 黄布凡、索南江才、张明慧. 1994.《玉树藏语的语音特点和历史演变规律》,《中国藏学》第2期.
- [4] 黄成龙. 2014.《藏语与喜马拉雅语言中存在类动词的概念结构》,《语言科学》第5期.
- [5] 江 获. 2005.《藏语拉萨话的体貌、示证及自我中心范畴》,《语言科学》第1期.
- [6] 强星娜. 2017.《意外范畴研究述评》,《语言教学与研究》第6期.
- [7] 瞿霭堂. 1985.《藏语动词屈折形态的结构及其演变》,《民族语文》第1期.
- [8] 瞿霭堂. 1992.《夏尔巴话的识别——卫藏方言的又一个新土语》,《语言研究》第2期.
- [9] 瞿霭堂、谭克让. 1983.《阿里藏语》,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10] 仁增旺姆. 2012.《藏语存在动词的地理分布调查》,《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第6期.
- [11] 邵明园. 2014.《安多藏语阿柔话的示证范畴》,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12] 邵明园. 2016.《从趋向动词到示证标记——藏语组语言示证标记 gav 的语法化》,《藏学学刊》第1期.
- [13] 王 健. 2013.《一些南方方言中来自言说动词的意外范畴标记》,《方言》第2期.
- [14] 王诗文. 2013.《藏语康方言语法研究——德格话语法》,北京:民族出版社.
- [15] 铃木博之、二郎翁姆. 2018.《カムチベット語塔公「Lhagang」方言における述部に標示される証拠性》

- 《言語記述論集》10:13-42.
- [16] 星 泉. 1997. 《現代チベット語ラサ方言における述語の意味の記述的研究》, 日本东京大学大学院博士学位论文.
- [17] Aikhenvald, Alexandra. 2004. *Evidential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8] Zeisler, Bettina. 2017. The emergence of the Ladakhi inferential and experiential markers from a marker for admirativity (non-commitment): the case of *hdug* and *snaŋ*. *Journal of South Asian language & Linguistics*, Vol. 4, No. 2:259-307.
- [19] Causemann, Margret. 1989. *Dialektund Erzählungen der Nangchenpas*. Beiträge zur Tibetischen Erzälforschung 11. Bonn: VGH Wissenschaftsverlag.
- [20] Gawne, Lauren and Nathan W. Hill (eds.). 2017. *Evidential Systems in Tibetan Languages*.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 [21] Oisel, Guillaume. 2017. Re-evaluation of the evidential system of Lhasa Tibetan and its atypical functions. *Himalayan Linguistics* Vol.16, No. 2: 90-128.
- [22] Suzuki Hiroyuki, Sonam Wangmo, Tsering Samdrup. 2018. Essential evidential framework of Tibetic Languages-Data from Khams and Amdo. The 46th meeting of Tibeto-Burman Linguistic Circle(Kobe).
- [23] Sun, Jackson T.-S. 1993. Evidentials in Amdo Tibetan. *The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63: 945-1001.
- [24] Tournadre, Nicolas. 2011. Evidentiality in Tibetan egophoric marking :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self-awareness. Unpublished paper presented at Bundoora, Victoria : RCLT. La Trobe University.
- [25] Tournadre, Nicolas and Konchok Jiatso. 2001. Final auxiliary verbs in literary Tibetan and in the dialects. *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Burman area* Vol. 24, No. 1: 49-111.
- [26] Tournadre, Nicolas and Randy J. LaPolla. 2014. Towards a new approach to evidentiality: issues and directions for research. *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Burman Area* Vol. 37, No. 2: 240-263.

The Evidential Category in Chengduo Variety of Khams Tibetan

Tseskid Dbangmo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egophoric, factual, visual sensorial, nonvisual sensorial, sensorial inferential, and logical inferential categories of evidentiality expressed through sentence-final auxiliary verbs in the Chengduo variety of Khams Tibetan distributed in Yushu, Qinghai Province. It also discusses the seman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vidential category and verbs as well as the syntactic relationship and semantic features of the tense and aspect categories of verbs.

[Keywords] Tibetan Chengduo variety of Khams Tibetan auxiliary verbs evidential category

(通信地址: 102488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

【本文责编 李云兵】